



## 山脉相拥着城市（外一章）

■ 王跃英

戈壁滩上难长寸草，却阻挡不了这里能富养出一座城市。

满打满算，也就几十年的功夫，一座现代化的城廓，像模像样，出落得谁见了都喜欢。

最早这里赤地千里，许多事物都没有名字。因为依偎着一座大山，所以这个城市的名字里也有山。

山脉处在干旱半干旱带。缘于这个因素，对绿色的追求，成为这里的人们最大的野心。

一个甲子过去，城市在长高，繁荣，绿色也在蔓延、繁荣。如今，不仅这个城市的头顶戴上了国家森林城市桂冠，就连与城市沾连的山峦坡地，也爬满浪漫的绿植。

想想以前，在这里遇到星星点点的绿色，人们都会惊异地指指点点。现在，在绿色的城市海洋，连山野长驱直入的风来到这里，也得磕磕绊绊。

相拥着同样的一个野心，

这山和这城，让谁来了，都会左顾右盼，留连往返。

### 寸草不长的地方

紧靠一座大山，这里曾经寸草不长。后来，因为山里有一种能燃烧的石头，寸草不长的戈壁滩上，就长出一座现代化的城廓。

农历却不认这个茬。农谚在这里派不上用场。

田园风光，丰收景象，对这里的居民来说，那是很不靠谱的课题。

但天上的月辉洒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样。每到月圆时分，挂在城市夜空的月亮，一样皎洁。

乡愁也是一样的。每每有他乡的戏剧一吱声，半个城的人们，都会捕风捉影。

寸草不长的地方，疯长一种聆听。

## 一蓑烟雨（外一章）

■ 全佳

远处的半空漫过来的，是那种灰黑色的云朵，把黄河水面压得一层叠着一层。

靠在岸边石墩旁的，是我。脚下，半干的狗尾草在脚边蹭来蹭去，倒是没急着走，其实就是在那个地方等着落雨。等到把小木桨撑着晃到河心的时候，那雨竟然就追着赶过来了。

旧蓑衣上被细碎的雨一点一点地敲打过，发出沙沙还有哒哒的声响，就像是有人把脚尖蹭起来去轻轻叩击窗户纸。

船舷边忽然有了一阵扑棱声。原来，是一只灰鹤，被雨水打湿的翅尖垂坠了下来，扑腾了好几下，才算是船头落稳了，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蜷缩着，甚至连叫出来的声音都会被压得软乎乎的。

忽然发暖的，是那一瞬间的心口，船底的浪在轻轻地晃悠，天上的雨在慢慢地飘落。

黄河岸边的麦子早就被风吹

卷成了细筒状，密密麻麻的小口子在脚下的黄土里裂开——实在干得太狠了，于是就巴巴地把天盯着，只要等一场大雨能浇透就行。

盼着下雨的是土地，而我盼着的，是能喘口气的自由，我觉得，这都是把焦渴刻在了骨头里啊。

### 野草

初春河边，总会有人点把火，干草就被烧干净了。

点火去烧，就是想阻止杂草复苏，再长出来争抢地盘。然而天色一暖，最先冒出绿芽的就是这片焦土，那点翠色比起堆满陈草的区域反而精神多了。

其实人也一样，遭过罪的人，韧劲反而会被常人更强。

那些没能把我们打垮的痛，最终都变成了生长的养分。

## 冰凌花（外一章）

■ 张正民

一朵、两朵、三朵，开在春的暖风里。

一阵风，一阵凉，掌心拖起刹那微寒。

一瓣、两瓣、三瓣，片片纯洁落尽眼角眉梢，瞬间，就是永恒。

清晨的初露把思念唤醒，我把心栖息在朵朵晶莹上，然后融化成露珠，幻化成琥珀，晶莹，妩媚，捻诗入画。

开在春天，美在窗外，雨和

雪相互回应，六角冰凌肆意的开。

一瞬间的美丽在心里，芳华永驻。

### 从前

天黑下来的时候，认清那些雪，是打从前飘来的，带着从前的气息。

那时，父亲健朗，雪在他的黑发里格外晶莹。

## 菜园河畔（外二章）

■ 白鸽

一座山换上夏装，古村飘满绿云，壮阔的朝阳照亮山野深沉的景象。

破裂带上的野豌豆花，还有羊脚踩碎的陶片，历史遗落在山道上的石头，都被蝴蝶捡起。

牛羊咀嚼着久远的往事，飞过林子梁的山鹰呵，凝视五千年的文明之花。

我在聆听一个石器的歌唱，山道上地椒草的芳香，但凡与菜园有关的故事，都会心照不宣。

菜园河的水哟，到底还有多深沉？

### 陶片

有牛羊走过，蹄印如花，开满堤岸。

没有用水泥和沥青美颜，波浪拍岸，永远是原生态的歌声。

一次次冲毁，一次次加固。用身躯守护着庄稼，守护着村庄。对于镇朔湖，它还有另一个实用的名字，叫防洪坝。

我走在黄泥筑就的岸上，踏实和真实同时塞满心房。

下雨了，这些坑洼里会长出几声蛙鸣，一株野菊，还会排列出蛎蛎的琴房。

春天，堤岸是一张白纸，任由花花草草在上面作画，画出一行行质朴的写意。该阻拦的阻拦，其他的，就任由它流淌，任由它生长吧。

千年古火烧出的陶罐，被一场地震挖掘，暴晒于远古的太阳下。

芳草萋萋，斑驳的羊道收藏着一地的陶片，像一块悲凉的墓园。

从柠条花丛起飞的山鸟，一起一伏，背着云朵丈量古迹和废墟。

青蛙扯着风的衣襟，不顾时光的匆忙，对着反光的陶片歌唱。

山峦连着山峦，沟壑纵横交错，我视一块石头为玉佩贴在胸口，蝴蝶送来吉祥的短函。

站在半坡眺望菜园，一阵山风吹过，村子飘满绿云，

那些比远古还近的土坡上除了陶片，还有什么可以与时间抗衡？

### 乱泉子

乱泉子，是天崩地裂后，大地撕心裂肺的呻吟。

不信，去看看那幽谷里的狰狞，生命在那一刻被毁，然后石头破裂，山泉流淌。

山鸟，野花，芳草，蜜蜂，蝴蝶改道而行，扑进山的怀抱，或欢歌，或悲鸣……百年以后，乱泉子依旧潺湲着，潺湲过父辈的年轮，潺湲过我昨日年轻的等待。

## 岸（外一章）

■ 张月平

咫尺之间，一种哲学从堤岸这边翻越到堤岸那边。

余晖给岸奖励了一条金领带，捆住了白天所有的喧嚣。

此时，它是沉默的。沉默，有时比高声宣誓更有力量。

### 苦苦菜

小时候，经常去湖边挑苦苦菜。

地广人稀，湖边的苦苦菜最多，也最招摇。

怀揣慈悲之心，到哪儿都是扎根，无论是盐碱还是干旱。星星点点的绿，也可以燎原。

于你，我想的最多的是我

的童年。

用野花做成简易的花环，仿佛自己就是城堡里的公主。将柳枝作成笛子，吹响春天的第一支号角。把蜥蜴的尾巴斩断，惊奇地发现它又回来接上了。

这些故事的发生，背景都是成片成片的苦苦菜。

参差的叶片平铺，像被风锯过。

它的根很深，尝多了湖水的碱，乳白色的汁是苦涩的，像春天的风沙。

苦苦菜可以解毒。是啊，它把苦难藏在心里，一朵一朵小黄花，全部开是阳光的颜色。

我想，苦尽甘来，它不只是一个成语。

## 春天的脚步（外二章）

■ 马慧萍

烫小卷发的柳枝听，唱给亭子下表白的恋人听，唱给提笔写小楷的湖水听。她们无所畏惧的唱，大大方方的唱，神采飞扬的唱，唱着唱着，那些涨红脸的花骨朵就憋不住了，它们打开心扉引来蜂蝶助唱，引来布谷鸟合唱，引来柳絮伴舞。鸟鸣滴落，万物复苏，春天的脚步，唾手可得。

### 泉水写诗

夕阳把揽绳拴在桥臂上，柳枝还在涂抹脂粉，芦苇已吹响蛎蛎的号角，牧羊人的鞭儿

漫回村庄，羊群载着云朵匆忙归家。

小桥、溪水、羊群、菜园、鸟鸣，这些或静或动的词语，在圆形的宣纸上开始碰撞。

泉水将它们排列、组合、断句、成章，反复打磨，就成了一首以方言为框架独一无二的诗作，以月光为隐喻，以三两颗星为注解，以一条河流为分行。

一颗星子从头顶划过，那是泉水删减的一枚词语，而北斗七星，是通篇最贴切的诗眼，雄鸡，是结尾最亮眼的句号。

轮少，人迹稀，一场雪可以下很深、白很久。屋檐下的冰坠子，把时光折射得铮亮，嘎吱、嘎吱，雪地里的脚步声从年少，响彻到老。

